

爱书者说

桑 农 著

兰阁文丛·开卷书坊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爱书者说

桑农  
著

青岛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爱书者说 / 桑农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552-2108-1

( 兰阁文丛 )

I . ①爱… II . ①桑… III 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7743 号

书 名 爱书者说

著 者 桑 农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 266061 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 传真 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郑立山

设 计 具见之

印 刷 青岛东方丰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32 开 ( 889mm × 1092mm )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80 千

印 数 1~3500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2108-1

定 价 4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-653-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 ( 0532 ) 68068638

## 爱书者说（代序）

爱书者，又称爱书人，也称爱书家。中文里最早使用这个词的，应该是叶灵凤。《读书随笔》里有一篇《书痴》，谈到“真正的爱书家”，说：“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，尔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。他固然重视版本，但不是为了市价；他固然手不释卷，但不是为了学问。他是将书当作了友人，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。”

叶灵凤说的爱书家，英文是 Bibliophile，按字典的解释是“爱书者，藏书家”。第一个义项是 A lover of books，第二个义项是 A collector of books。可在他的心目中，爱书家有别于藏书家，也有别于读书家。也就是说，“重视版本，但不是为了市价”的藏书家和“手不释卷，但不是为了学问”的读书家，方可称得上爱书家。他的意思，显然更接近第一个义项。英文里的 booklover，或许与之更加等值、等效。

人生在世，可爱的东西很多，书仅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把书说成是最爱，甚至是唯一的爱，情况则比较复杂，原因也各不相同。就我个人而言，私人之爱不想说，公共之爱不便说，只有书之爱，既是私人情感又是公共话题，尚

可一说。仅此而已。

不过，我宁愿使用爱书者这个词，而不愿使用爱书家。“者”和“家”在中文里往往不可混用，比如藏书者和藏书家、作者和作家，就不是同一个级别。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喜欢将人分个三六九等。在乡随俗，我是只敢自称爱书者，而不敢自称爱书家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完全认同叶灵凤的说法。

## 目 录

### 爱书者说（代序）

#### 第一辑 书房茶叙

- 001 《西窗集》的拆台与重建
- 006 倪庆伋致李雾野的一封信
- 012 书橱里的董桥
- 016 历史并非那般黑白分明
- 020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哪里
- 024 版权页的故事
- 028 写话与作文
- 031 拜读札记
- 034 “断情记”的两个版本
- 037 步入名物考证之途
- 040 谨读赠书
- 043 文采并非舞文弄墨

- 048 限量本，豪华版
- 052 “未晚斋”前传
- 055 《读书抽茧录》书后
- 058 书名的英译
- 063 校园里有条朱湘路
- 068 《琐忆》中的徐邦达
- 071 待读《龙套集》
- 075 关于《涉江词》

## 第二辑 书窗小品

- 081 一枚错版藏书票
- 085 “十七年”的十七部书
- 090 关于《骆驼祥子》初版本
- 095 买《名家散文选读》记

- 102 旧书业的新史料
- 105 追忆左孝武先生
- 110 关注“十七年”
- 113 吕碧城劝龙榆生学佛之原委
- 118 以业余为荣
- 121 《丽莎的哀怨》编后记
- 126 彰显自由的魅力
- 129 玲珑阁记
- 133 施蛰存先生的一封回信
- 137 收藏《开卷》
- 141 通人张舜徽
- 146 两性共识的诉求
- 150 书话中的鲁迅传统
- 152 《美术版本过眼录续编》序
- 157 毛边爱好者的必备书
- 162 异同比较中的意识形态



- 165 疑似笔名
- 170 开卷有缘
- 173 文学个案里的中日交往
- 178 马悦然讲的两则轶事
- 180 潜心故纸堆
- 182 话说谷林

### 第三辑 书案零札

- 187 潘玉良变形记
- 191 梁实秋的“雅舍”
- 194 辛笛的双重身份
- 197 李渔论蔬食之美
- 200 傅雷的理财之道
- 205 卓文君私奔以后

- 208 新风霞的戏外戏
- 212 焦母情结
- 215 方鸿渐结交女友的途径
- 218 宋玉和邻女想象
- 221 戴望舒的三次婚变
- 225 柳如是的《男洛神赋》
- 229 秦可卿的原型
- 232 杨绛与家务活
- 235 冰心轻看徐志摩
- 238 胡适的婚恋观
- 242 苏小妹及其他
- 245 李清照“愁”什么
- 249 跋

## 《西窗集》的拆台与重建

一九三六年，卞之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《西窗集》。这本书诗文合编，共分六辑，第一辑为译诗，后五辑为译文。所选篇目，大多属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盛行的现代派文学。这对当年京派和海派对峙的文坛，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的风。

尽管这本书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极好，卞之琳本人却不太满意。他觉得诗文集“取材芜杂、翻译草率”，况且还有校勘的疏漏。于是，他悄悄地开始了“拆台工作”，另起炉灶。首先是将书中最后一篇纪德的《浪子回家》，与新译的原作后续另五篇合在一起，出版了《浪子回家集》；接着又将书中阿左林的部分，加上新译篇目，扩充

为一册《阿左林小集》；后来还将书中福尔的《亨利第三》和里尔克的《旗手》抽出，合刊了一个单行本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文学复苏，西方现代派文学也随之回潮，人们又想起了绝版已久的《西窗集》。卞之琳自然不愿意让自己报废的译本以原先的面目重印，便决定做一番清理。具体措施是，利用此前的“拆台工作”进行“重建”。第一步是删节，撤除第一辑译诗和另几篇风格差异较大的译文；第二步是归位，《亨利第三》和《旗手》还原，《阿左林小集》全部并入；第三步是置换，以纪德长篇小说《赝币制造者》的一章替代原书中的那篇《浪子回家》；第四步是增补，新译波德莱尔的散文诗《时钟》，作为全书开篇。一九八一年，这样一本《西窗集》修订版问世，立刻受到热捧，特别是文学青年，更是争相传阅。二〇〇〇年，三卷本《卞之琳译文集》里收录的，便是这个“修订版”。

卞之琳的翻译与他本人创作的互动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了。他的翻译作品，与当时文学风气的关联，包括对同时代以及后世作家的影响，尚待深入探讨。其实，翻译作品也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。许多优秀的翻译，对汉语写作进程的推动和贡献，绝不亚于那些所谓的原创。另外，相对于作家而言，翻译家或许会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语言艺术本身，例如梁宗岱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冯至以及傅雷等人的精美译作，都堪称现代汉语的典范。



《西窗集》初版封面

林贤治先生主编“文学馆”丛书，其中有一个文学经典翻译系列。他想到了卞之琳的《西窗集》，让我看看是否还有一些集外同类译作，能否编一个“增补本”。这一动议，正与我不谋而合。

前些年，我曾编辑出版过一册戴望舒的译文集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似乎颇受欢迎。但也有一些异议，说不该删掉徐霞村的译文。其实，我的编辑意图十分明确，就是要弄一本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戴望舒翻译的阿左林小品，与徐霞村没有什么关系。喜欢戴望舒、徐霞村译的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如果为收藏，应该去找“一版一印”；如果只是为阅读，也可去找改版为徐霞村、戴望舒译的《西班牙小景》。我编的那个集子，只是要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戴望舒翻译的美文读本。

同样，我现在想做的，也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卞之琳翻译的美文读本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的“美文”，根据卞之琳本人的意思，不包括诗歌、戏剧，也不包括全本的中长篇小说，只是些散章短篇，即散文（含散文诗）和短篇小说（含长篇小说片段）。

现在这个“增补本”，是在“修订版”的基础上，又加以“重建”的。首先是并入《卞之琳译文集》里的其他散章短篇，包括回收那篇《浪子回家》，另选录《浪子回家集》里的三篇，以及文学评论四篇；其次是回收《西窗

集》初版中原有的五篇，这几篇在“修订版”中被删除，《译文集》里也没收；最后是赵国忠先生提供的一篇旧报刊上的佚稿。

汤用彤《高僧传》校勘记里说，收集资料“宁滥毋缺”，使用资料“宁缺毋滥”。作者（或译者）自己编书，爱惜羽毛，“宁缺毋滥”，可以理解；编者为了研读需要，贪多务得，“宁滥毋缺”，也自有价值。

感谢林贤治先生的信任，使我有机会完成这份心愿。  
感谢卞之琳之女青乔女士慷慨授予版权。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

## 倪庆伋致李霁野的 一封信

因检索李霁野的相关资料，看到孔夫子旧书网上，曾出售一封倪庆伋致李霁野的信，存有图片展示。信是写在印有南开大学字样的公用方格信纸上的，不多不少，满满一页。现过录于下：

李老：

您给我的复信早收到了，随后我与秦树艺进行了联系，他又要我转与该社编译室的张敏生联系，我与张联系后，她复信说他们只出版当代作品，故古典的东西不列入计划。我以为这可能是实，也可能是推托，总之没有成功。

《巴兰屈雷公子》（一九八四年）一书我曾交百花出



版，他们也通过了，但去年由于人事变动又把它搁下来了，一年来没有人接手，也没有人过问，就搁在我的书桌里。

对您的善意和支持我深为感谢，以后有机会还请您注意。现在出版界出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而对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却挑剔冷淡，既反映编辑的水平，也是一种风气，作为译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。

占用了您这么多宝贵的休息时间我非常不安。谨祝您健康愉快

倪庆伋 10.16

另有信封的图片，可见其上书“本市大理道十一号李霁野先生”，落款“南开大学公外教学部倪”，邮戳时间为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六日。信封上还有“复我信”三字，想是李霁野的手迹。

李霁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、翻译家，南开大学的资深教授。倪庆伋也供职于南开大学，是公共外语教学部的一名普通教师。信中提到的秦树艺、张敏生，是重庆出版社的编辑。李霁野的《少男少女》一书，一九八三年由重庆出版社再版。他推荐倪庆伋的译著，希望也能在那里出版，结果未成。这便是此信的写作背景。

信中提到的《巴兰屈雷公子》，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斯蒂文森的小说。括号里补写的年份，大概是该书译稿完